

泥淖上的烈焰

著 卡斯柳西瓦·W 蘭波

譯 橋 蘇

林建文書店印行

泥淖上的烈焰

著 卡斯柳西瓦·W蘭波

譯 橋 蘇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

田原香 寶西日 林桂

尼 ne 蘇建

出發 蘇建

出 蘇建

籍 蘇建

著 蘇建

著 蘇建

著 蘇建

著 蘇建

著 蘇建

著 蘇建

著 蘇建

著 蘇建

著 蘇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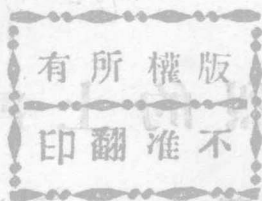
著 蘇建

著 蘇建

著 蘇建

著 蘇建

行印 店書文建 林桂



波蘭 W·瓦西柳斯卡

蘇 聯 書 局

泥淖上的烈焰

(每冊定價)

著者 波蘭 W·瓦西柳斯卡

譯者 蘇 聯 橋

出版 建 文 書 店
桂林榕城路二七號
桂林郵箱二七二號

印刷者 廣 西 日 報 社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初版

關於作者

曼達·瓦西柳斯卡 (Wanda Wasilewska) 是波蘭的智識階級的一份子。波蘭的智識階級往往成爲懷疑與內在鬥爭的犧牲品，少數急進作家曾經掙扎過，想跳出自己的環境，可是他們立即發現自己的翅膀給上流人的剪刀剪斷了。而自己的進步也走到神秘的主義去了。

凡爾賽條約所建立的波蘭的作家的急進主義，比之庸俗的波蘭上流人的文化，還要軟弱；誰也不敢大聲疾呼，控訴社會的不平和對於人民的壓迫。

在這虛偽與說謊的氛圍中，像曼達·瓦西柳斯卡這樣的作家，是不可多得的。是她的環境的對照；她是新興的智識份子、人道主義的智識份子的先驅。

瓦西柳斯卡筆下的英雄都是清醒的、純潔的、健康的勞苦人民，他們縱使處於極端困苦的環境，也會保持着對於將來的信念。任何人生的磨難都不能擾亂瓦西柳斯卡的內在世界的和諧，她始終致力於自己的工作。

曼達·瓦西柳斯卡的第一部創作「光天化日」(The Face of Day) 是用新聞紀事的形式寫成的；這種報告的文體，是對於反動的自然主義，空虛的心理主義和神秘主義的一種反動。

這種文體的特色，就是不用冗長的句子和從屬子句。遇到從屬子句，她就把它們拆爲幾個獨立的單句，以求語法的簡潔。在選詞上，她盡量使用簡明的字眼；在描寫人物上，她極力避免心理的分析。在「光天化日」裏，我們可以看出作者企圖概括現實與創造典型的熱心。「光天化日

「的風格雖然距離現實主義還遠，但是在當時的波蘭文學中，這種坦率的暴露，已不失為一種對於反動文學的抗議。」

曼達·瓦西柳斯卡的第二部創作「祖國」，別開了作者創作的一個生面。這一部創作的主题是女權的被壓抑與社會的革命鬥爭。瓦西柳斯卡以空前的勇敢，觸到了農村的革命鬥爭問題。

「在桎梏中的大地」(Earth in Portage)是瓦西柳斯卡的第一部現實主義的小說。這位作家已不再致力於抽象的表現；她摒棄了所有偶然的因素，而從具體中攝取一般的輪廓。這位

她的人物給寫得更加生動了。教師文生提經過了一種艱苦的轉變：他首先和農民大眾一起，後來他的同情心漸漸醒覺了，終於献身於革命運動。

訶夫曾說，現實主義使人能够診斷，而且能够預言。在文生提的命運上，瓦西柳斯卡預見到了古老波蘭的各種事件一般的發展。現實主義的先見使瓦西柳斯卡能够看出倭爾興(Uolhyn)事件的重要的各方面，并且把牠們描繪在「泥潭上的烈焰」的第一卷裏面。

瓦西柳斯卡的天才，是在混合着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土地上成熟起來的。「在桎梏中的大地」表現了對於革命的有意識的歡迎。「泥潭上的烈焰」更是作者創作的進一步的發展。(摘讀 Jermy Borejsna的「曼達·瓦西柳斯卡」)

現在波蘭的國土上燃燒着漫天的火焰。曼達·瓦西柳斯卡必然會更頑強地戰鬥下去，因為她不僅是一位作家，而且也是一位實際的戰士。我們已經時常讀到她對於希特拉匪軍的暴行的報告了。

英譯序

ANTONY WILEY

這一篇小說是著名的波蘭女作家曼達·瓦西柳斯卡 (Wanda Wasilewska) 的近期的節譯。裏面敘述的事情發生於舊時波蘭的東境——波里賽 (Polesie) 和佛希尼亞 (Volhynia)——的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農民中間。在這篇小說裏，M·瓦西柳斯卡實現了她的宿願，寫下了昔日波蘭對小數民族和階級的壓迫。

小說的情節是這樣的：波里賽的奧薩尼克村 (Oszyni)，是一個貧苦的村落那里的居民時時於繁重的貢賦之下，村子附近有一所農場，住着一個年青的奧薩尼克 (osadnik) (註) 名爲可沁尼亞克 (Chocymak)。他原是畢蘇斯基軍團的一員，參加過反蘇戰爭。戰後，波蘭政府奪取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貧農的許多土地，頒賞給這一軍團的兵士和「有功的」大小官吏，做爲農場；可沁尼亞克便是受賞的一個。這些奧薩尼克分佈在幾百萬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中間，執行着波蘭布爾喬亞的帝國主義政策，而他們的農場便是偵察的巢巢和軍營的前哨，所以，毫無希奇的，這些奧薩尼克變成爲人民的眼中針，住在農場里就好像住在被包圍的堡壘里面一樣。

可沁尼亞克一切舉止言論都証明他是帝國主義的鷹狗，有如其他的奧薩尼克一樣。他公言，

他住在這裏，爲的是一要對這些黑種的俄羅斯人說明波蘭人的偉大，而且要保衛波蘭的利益。」

農民階級本能夠告訴他們：可沁尼亞克是一個危險的敵人，是一匹狼。「在他們眼裏，他不是可沁尼亞克，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異國尼克。」

農民們的第一步反抗是自發的同盟絕交，隨即開始了一種沈默的，殘酷的鬥爭。一個看不到的獵人發了一顆子彈，只差毫一點，沒把可沁尼亞克打死。他的忠狗給毒死了。在光天化日之下，可沁尼亞克剛剛揮公共草場的青草，他的房子給燒成一片平地了。初秋時，他從田里運載麥子回來，不細何來的一枝火箭射中了麥束，麥子着了火，「下手化做烟燼了。」

可沁尼亞克任意指農民伊凡·畢斯可爾(Iwan Biskor)是跟他爲難的兇手。但是村人却証明伊凡是無辜的。可沁尼亞克繼續搜尋証據，終於一天他在湖邊遇見了伊凡，而且要抓他。可是可沁尼亞克還不及拔出手槍的當兒，笨重的一槓，却先把他打落水里去。這槓一來，事情當然更難結束了。年青的警長拉西克(Jasiek)到來了，之後，事體愈加嚴重了。拉西克追捕伊凡的經過，給瓦西柳斯卡描繪得有聲有色。

在瓦西柳斯卡的筆下，伊凡·畢斯可爾是一個被壓迫人民的真正代表，是一個戰士，是個任心反抗對其要加以絞斃，迫害和痛苦的英雄。他懷抱着許多希望和夢想。伊凡·畢斯可爾接近黨

貝特羅·伊凡扎克 (Piero Iwaniczuk) 所建立的事業農民團體，伊凡扎克自己則在本書的故事開始之前，就已給判處了十年的監禁。

伊克和拉西克兩人之間的對抗愈演愈烈，尤其是伊凡害病，給上了手鐐，被勝利的拉西克帶往警局，而卻從車上逃脫了之後。這一場惡鬥終於拉西克的逃生。伊凡用斥頭砍死了拉西克之後，便望東流亡，達到一國的邊界，「在那一國里，每一個農民都是一個人，而不是一匹供人狩獵的畜牲。」可是，距邊界不遠，伊凡却陷在一個不能逾越的深潭裏殞命了。

奧爾錫尼村民的鬥爭，並不因伊凡的死亡而終止，因為這不是個人的鬥爭，而是人民對於狂妄的侵略者的反抗。也許正是伊凡在深潭里掙扎的一刻，「在天昏黑地間，兩根火柱沖霄而起，就像是一種抗議的和響應的呼聲。」這兩團烈火燬滅了奧薩尼克可沁尼亞克新居和政府代表工程師卡歐斯基 (Karwowski) 的公館。

這就是本文中心的情節。不過此外還有許多平行的節目，其中最主要的是少女傑維加·布勒克 (Godwiga Boncka) 的故事。她同寡母弱弟住在村子的附近。布勒斯卡家在俄國界擁有一筆財產，但在十月革命之後喪失了。

傑維加長得很迷人，她的生活和性格却是複雜的，悲慘的，她的悲劇根源於她在村里的地位。

的兩面性：她愛戀彼特羅，而他也信任她。但從社會的經濟的地位上說，在朗斯卡家和當地的貴農是無緣的，後來彼特羅被捕之後，她的母親便迫她嫁給奧薩尼可沁尼爾克。

瓦西柳斯卡把傑維加看作奧蘭布爾喬亞沙文主義政策所造的環境的犧牲者。她顯然同情這個女人，但同時也指出她不忠於彼特羅和他的事業，把她自己孤立起來。

這裏還寫到波里賽鄉村生活的各面，和昔日波蘭東境被壓迫農民大眾的政治覺醒過程。這裏描寫了笨夫的有組織的罷工，以後害病的農婦比特拉可瓦因為不願加重家裏的負擔，而拒絕了醫生的診治。瓦西柳斯卡極力描寫波里賽農民的絕望的困苦，以及統治者怎樣用殘酷的手段假佔農民的公共耕地和湖泊。

故事的發展是依照自然的背景，這種背景也給描寫得非常生動，加強了小說的魔力和詩意；色彩的和諧，潮流的節奏，湖泊的恬靜，渾沼的浮濤，以及波里賽的一切自然景物，都給作者融入筆下，來襯托出那裏的陰沈鬱悶。生活以及開始覺醒和抗議的過程。

瓦西柳斯卡的小說最動人的特色之一，就是波里賽自然景物的有機的發揮，與人類的痛苦和悲劇的繁輝。

本文寫於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之間，當時正是波蘭獨立戰爭最緊張的時候，所以有許多事

情，祇能說得隱隱約約，可是這並沒有減損作品的價值，反而使牠成為當時那里的烏克蘭人長白克羅俄斯的生活的寫真。

(註) Osadnich 是波蘭的移民，選自「有聲望的」官吏或在鄉軍人，由政府奪自當地農民的土地。他們是政府的耳目，其務任就是維護波蘭布爾喬亞的帝國主義政策。

陽光底下的水流碧綠得像琉璃草一樣；春很快就降臨了。這時，休閒的田地和殘餘的禾梗都已經乾枯，可以犁除了。不久，許多耕犁出現了。寡婦帕魯珂娃置不起新犁，便拖出一把祖父和曾祖父用過的木犁，在狹小的田地上劃成許多勻整的犁溝。報春在掩蔽的窪地裏怒放，黃色的鼠尾草在赤楊的蔭下搖曳，紫羅蘭在新生的青草上飄香。四月間，牧場的守護神節到了的時候，牲畜便給趕到那剛經氾濫而依然冷溼的草地上來。赤楊忽忽展開了閃爍的嫩葉，松樹在原來黝黑的針葉上塗抹了一層翠色，黑薔薇戴滿了白色的花朵。太陽一天熱似一天，風却顯得年青而力壯。春繼續進行着，終於使空氣裏洋溢着鳥櫻的芬芳，草地上撒遍了黃色的金鳳。泥潭裏鋪滿了蒲公英，青草抽得修長而且蓊蓊，微風吹過奧爾錫尼村和布朗斯基的大田莊的墓園，帶着梨樹，紅花和蘋果的花瓣到處紛飄。夜漸漸變得溫暖而且綴上繁星，季節已經交夏了——於是到處是鮮妍碩郁，一切洋溢着歡悅和生氣，樹液在樹輪裏暢流，滋長着密葉和繁花，人們給趕着從清早忙到黃昏，夜被縮短了。

人們了結了播種之後——有的根本就沒有播的也沒有種的——都沒有甚麼可做了。於是他們開始掃蕩水流——淺灘、小浦、匯到湖裏的細流、源自湖裏的大河、沼澤、溪澗、急湍和深潭。這時正是夜色將臨的時分，他們要趕快工作。婦女們帶着孩子出來採集菖蒲和橡樹的枯皮；她們可以把這些搗爛，和上裸麥和薯粉，製成烤餅。她們在地裏檢找可食的青草，她們採擷多汁的酸模葉子。酸模可以生吃，可以煮湯，也可以用來調和那已經發黑而只合當種的馬鈴薯製成的湯羹。男人們頃注全付精神去捕魚。拖網掛遍湖上和水涯，高懸在屋外或江邊的木樁上；但是大半總只聽到籠網在水裏嘩啦啦地响着。

畢爾涅克經常跑到港灣、急流和通湖的河水氾濫過的地方。這裏有兩個人多高的草叢，長着手指那麼厚厚的菖蒲；這裏有水流沖過的苔地，開着黃的白的芙蓉花。在闊大的葉子的綠蔭裏，許多梭子魚在覓食。

畢爾涅克駕着一隻用整根木樑鑿成的「老橡樹」上，划向平鋪着的葉子的地方。他把魚網靜靜地拉起，又謹慎地攔下，並且用一種敏捷的動作壓下白色的底籠，他用一隻腳看住頂籠，保持籠網的穩定。一束束乘絡從網裏貫穿出來，映着赤楊的白皮，之後，他用木槳敲擊水面，注視綠波的深處；那底下遍生着水蓼和水蘭，柔軟得像蘇苔一樣。梭子魚給籠網四面圍住，但給突然

的水聲驚動一下，游走了。他發現網裏一無所有，只有幾個大漏洞，知道魚兒都從這裏溜走了。掛在赤楊絲上的兩口張開的魚網之間，有一口網眼細密的魚網。但當他飛跑過去的時候，梭子魚却拖着籠網走了，畢爾涅克舉起籠網，拖它上來，把魚捉住了。

梭子魚的樣子相差很大：有的細長，有的短胖而且很重。梭子魚給倒在船上的箱子裏，於是魚網又拋到水裏去，木漿又擊着水，魚兒鑽進網裏——而那些漏洞却又讓魚兒溜走了。

但是梭子魚也不是好捕的。有時敲水要敲了半天，才有一點魚影子；有時下網要下到五六或十次。畢爾涅克慢慢地划着，後面隔了幾步，有一隻紅腿的鸕鶿跟着，它從容地走着，嘴巴一左一右地擺着。水上的小飛虫驚動一下飛去了，它的白頭便伸了出去，它像蛇一樣窺伺着魚兒，突然攔住了，便把它望空中一拋，讓它落進喉嚨去——於是恢復了原來的步調。它的兩隻紅腳好像搖擺了褲子，長嘴又好像畢爾涅克的木漿，每一次伸到葉叢裏之後，總有一條手指大小的梭子魚或銀魚在空中閃爍一下完蛋了。

畢爾涅克逆流划着，划到蘇友克的船邊。

「怎樣了！」

「還不壞！捕了許多……但是這些東西不能叫做梭子魚，向來沒有這麼好捕的。」

「你說得對，這和一向是有點兩樣……」畢爾涅克馬上同意了。

捕魚沒有罷手的時候決不能讚頌一句，不然，魚兒就會馬上溜光，潛下水底，鑽進泥潭，躲到無從下網的江流去，讚頌會教你倒霉。

「有一蒲特吧」〔註：一蒲特重三六·一一磅〕他向蘇友克的船上望一眼。

「也許……甚且不止，」瓦賽爾·蘇友克用眼睛估量一下。

卡志瑪今早在湖對岸用拋網捕有三蒲特上下。」

那剛好一蒲特送給牙主，兩蒲特出賣了，「瓦賽爾說。

「呵，他們講起甚麼公秤來。你却摸不着頭尾了。」

「只有那混蛋自己知道他們怎樣秤法，」蘇友克大聲地說，一面用船索填塞船上的漏洞。

「那是好猜的。他們決不吃虧，你儘管相信。」畢爾涅克向水裏吐一口唾沫，用槳推開一草

蒲。「山姆陽昨天捕到一些好魚，他們才給他開價每條二十格羅——他們說那些蟲是小蟲子輩。

那小蟲子可不比我小呵。那真算得是魚。」

些「聽說布列斯特和平克斯那邊的人要花一茲諾二十格羅才買得到一條梭子魚，」伊凡說，一面

拾起頭來，他還在煩索漏洞。

「胡說八道！那肯花那麼多錢去買一條魚？」他的哥哥駁斥他。

「那是那邊吃官司的人告訴我們的。」

「也許是真的，但是……」

「但是我們的牙主却只開四十格羅的價錢，」畢爾涅（傷心地說）

「他有這種權……契約寫明了：價錢由他定。」

「唉，我們就不該買成這種契約！你覺得怎樣，沙沙！」

畢爾涅克摸着藏在羊皮小帽底下的聾聵的額頭。

「誰能够說的？總得有一人去賣，不然，你怎麼打發你的魚呢！」

「當然啦，到鎮上去真遠得可怕……」伊凡歎息着，一面拋下網。

一陣微弱的沙沙聲。

而且你怎麼去呢？還沒有到鎮，魚早就壞了，」伊凡瞥視了閃耀在河床上赤楊的白皮。加上

一句。

「牙主是用船運去的。」

「這樣麼？有錢人的確會打算。我們有甚麼辦法？」

木槳敲擊着水，但是梭子魚却到芙蓉的亂叢裏去了。

「他決不吃點虧。他尖酸——想得無微不至……每三蒲特送他一蒲特，其餘的照他的價錢賣給他……來！來！伊凡，這裏有一條梭子魚。」

「唯一的好事情就是我們的田地以後不至那樣零零落落的——他們說他們打算這麼辦。」畢爾邊克自慰了一下。「他們打算就動手，可是我一直沒看出他們有甚麼舉動。」

「聽說要等到秋天，現在田裏已經播過種，他們不便踏勘也不好丈量，可不是麼？」

「那是對的。」

且尼諾，蘇友克忙着整理紛亂的魚網。

「你們待在這兒吧？」

「有甚麼用呢？魚都逃光了，上面呢，西奧巴赤已經佈了鎗網。我們還好下湖裏去吧。」

「我們一道去。」

他們吊起魚網，掉轉船頭，順着緩流，漫漫地漂着。水依然很高，掠過了草地；但從蘆葦潤濕的潮濕痕看來，它顯然已經下落了許多，它流向迷濛的遠方，流向極遠的地平綫以外，聳直到維伯爾河和黑海。

「昨天他們在草地附近的湖裏捕到一條鯰魚。大約有四蒲特——他們說，」伊凡告訴他們。

「牙主買了嗎？」他們都想知道。

「不，他說那個魚不可口，後來他們自己燒着吃掉了。」

「他撒謊——那是可口的，雖然我聽說：小一點的鯰魚——比如半蒲特重的——更有味道。」

鯰魚是越大越硬的。」

一隻野鴨飛地從草叢裏飛出，高聳天際，有如一個活動的黑十字。許多小鳥依繞着搖曳的蘆葦，牠們無聲的擾攘顯示了牠們的驚駭。

這時，兩邊的草叢低落下去了，菖蒲也不那樣繁密了，水流得比較急速，把船衝到空曠的地方。河面逐漸寬敞，幾乎不知不覺地伸進湖裏了。他們轉一個灣，沿着湖濱，划到對岸，這裏，從湖裏流瀉出來的急流奔騰着，潺湲着。建立在斜坡上的臨水的村莊，從這裏可以一望了然。遠遠的岸邊，一羣黃色的雛鴨喧嘩地浮潛着，就像牠們的野生的姊妹一樣。

幾門鎗網都拋下去了；木槳發出閃光。

「不管怎樣，這總是好玩的；你捕呀，捕呀，如果捕到三蒲特，儘可以帶一蒲特上鎮去。你弄到渾身淋濕，你幹到背骨脫節，你累得要死，一切全給了他。住在鎮上，派一個手下在這裏值